

Bourque
王燦雄 合譯

斷頭臺上的光輝



斷頭臺上的光輝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三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譯者：Bourque、王 燦 雄

出版者：光 啓 出 版 社

(400)臺中市忠孝路197號

郵政劃撥：中 2 0 4 7 9 號

電 話：(042)224474；242140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

版臺業字第0084號

發行者：鄭 聖 冲

准印者：臺中教區主教蔡文興

承印者：華 豐 印 刷 廠

(400)臺中市水源街六之一號

定 價： N. T. \$ 

20835

Bourque
王燦雄 合譯

斷頭臺上的光輝

光啓出版社發行

LUMIERE SUR L'ECHAFAUD

by

Augustin-Michel Lemonnier

translated by

Bourque and Wang Tsan-hsiung

斷頭臺上的光輝

Bourque
王燦雄 合譯

目 錄

第一章 悲劇.....	五
第二章 在獄中，傑克·費師是怎麼樣的人.....	八
第三章 彼埃黑特眼中的傑克·費師.....	一二
第四章 費師對事件的解釋.....	一七
第五章 皈依.....	二六
第六章 新的生活.....	三五
第七章 進步.....	四三
第八章 審判.....	八二
第九章 傑克·費師對審判的感想.....	八七

第十章	黑暗的時刻·····	九三
第十一章	傑克·費師獲知其死亡的確定·····	一〇二
第十二章	我生活於美妙的時刻中·····	一一一
第十三章	旅程的盡頭·····	一二三
第十四章	最後一夜——行刑·····	一二九

第一章 悲劇

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北方之聲」日報上，我們可以看到這麼一段新聞：「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將近六時，「維威嚴」街上一片騷動不安，一位經紀人，亞歷山大·西伯斯坦，於其店中被人以鐵鎚擊打，該店位於維威嚴街九號。他大量失血，而同時，兇手攜帶奪得之大量金錢逃逸，許多行人在後追趕。」

緊接着此一剛開始的悲劇之後的，是更悲慘的一幕，兇手傑克·費師，手持左輪，企圖順利逃亡而又傷了一位行人——勒努瓦先生。警察喬治·維爾良，接獲報告後追趕兇手至義大利大道，在九號的走廊中，發現兇手剛逃匿於天井中。快被逮捕時，此一青年強盜對警察開了三槍，警察傷重不支倒地，有生命危險。這個年青而衣着考究的罪犯，不久在利拾留·德路歐地下電車出口處，被一冷靜的已退休的司法警察，馬塞勒·雷德勒先生逮捕。」

此一將被監禁並被判死刑的人，是爲了實現他出遊的夢而犯下雙重的滔天大罪。他

想要買一隻船來航行。

在這一短短的有關此悲劇的報導中，有幾個錯誤。事情的經過其實是這樣的：

首先必須要說的是，爲了達成他的攻擊行動，費師先到鄉下他的父親家，偷偷地找了一把手槍來打西伯斯坦。這把手槍裝有子彈，他把它們退出，一直到出發前，才在同謀R面前重新裝上，並攜帶一把鐵鎚。任何想掩飾他有預謀的企圖都是徒勞的……

白天他先到西伯斯坦處訂金子，晚上又來，自稱要拿已到的一部分金。趁著經紀人不注意，費師以槍托將他擊昏。這老人流著血，卻仍喊救命，費師於是逃走，先至聖馬克街，後到義大利大道。他看到一棟大門敞開的建築物，就衝進去而在狂奔中掉落了皮包，然而他又迅速的撿起，雖然他是被追逐的對象。他一直爬到樓房的最上一層。追趕的人失去了他的蹤跡。他在六樓，等著「一切平靜」。然後，爲了矇騙他們，他輕輕地下樓，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他到達天井，發現大門已被關上。在天井，一群追逐者和一個接獲報告而來的警察在等著他。費師假裝沒有看到這群人，他們好像也沒認出他。當他準備從容地走出大門時，有個人發現他，認出了他並叫：「就是他！」警察叫道：「把手舉起來！」費師猛一轉身，面對警察只一槍，就正中他的心窩，然後他開了

栓，打開大門衝到馬路上去，那群人在後面叫喊著。一個名叫勒努瓦的人想抱住他。費師挨近他瞄準，開了一槍，幸好子彈只擦過脊椎骨，並沒有打斷脊髓。但勒努瓦先生已受了重傷，費師衝向利拾留·德利歐地下電車站。有兩個人——其中一名是已退休警員、還想擋住他。費師向他們開了兩槍，但沒有打著。他終於在地下電車站被捕。

以上是此悲劇實在的詳細經過。這是一部黑色的西部電影。我們將會更了解審判時陪審團不憐憫的態度。然而，最重要的是冷靜地了解，這是個怎樣的人，以及爲什麼他會犯這些罪？

第二章 在獄中，傑克·費師是怎麼樣的

被捕後，傑克·費師受到警察例行的審問，然後他立即被押送到巴黎的三特監獄。半小時後，監獄神父來到他的牢房。神父看到一個垂頭喪氣的人，聲稱他沒有信仰，並禮貌地請神父走開。神父沒有堅持，他知道他有充分的時間訪問。

費師是比利時裔法國人。他的父親曾是比利時一家重要的信貸公司的經理，一九三八年定居法國，任一家比利時銀行的經理，這銀行專以外國人為交易對象，他很專制，並使得家庭生活令人無法忍受。他好像很少照顧他兒子，除了努力摧毀他心中的所有熱忱——信心、樂觀、信仰等。後來他和費師的母親分居，又隻身到安入去，而費師則一直和母親住在聖日耳曼安雷。將來我們還會再談到他父親對其兇行應負的重要責任。

小傑克原來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孩子。此一時期他心中對他母親充滿一種真摯的愛。漸漸地，他變得懶惰而好吹噓。他先在聖日耳曼一個私立中學唸書，然後又到其他的學

校。他書唸得不好，成績很差，他漸漸養成破壞的嗜好，這嗜好表現於對某些動物的野蠻、殘酷的行爲上。終於他也贏得了「懶蟲」、「花花公子」等惡名。

青年時期的傑克只在他父親的銀行做過一段短時期的工作。他父親本想要他繼承其衣鉢，然而已經太遲了。

體格方面，他是個很瘦長的人，臉部輪廓柔軟。他的律師向我承認：「他總是那麼懶洋洋的，好像隨時需要打一針鋼筋水泥似的。」這就是青年時的費師。

二十歲，當他在德國服兵役時，娶了一個聖日耳曼的女孩子。他們生了一個女兒——維侯尼克。一退伍，他的岳父就僱用他於斯特拉斯堡，幫助其事業。過了一段時間，雙方的衝突爆發了。在這場衝突裏，傑克並非有理的一方。

很快地，傑克拋棄了他的太太和女兒——悲劇即發生於此事之後幾個月——回到他母親處，希望她能幫助他成立一家公司來跟他岳父的公司競爭：一家租船與運煤的公司，他母親以一百萬法郎（時在一九五三年）交由他使用，但他浪費了其中的一半買了一部汽車。很快地，他已無能力實現其計劃，並無法申辯自己對母親給的錢，予以正當的使用。

於是，一種灰心控制了他，並把他帶到不費力氣的解決路上去……他決定出去走走，乘一條小船到玻里尼西亞去。他對自己無理想的生命感到失望，自覺本身的墮落，並且沒有做成功任何一件事。雖然如此，他仍相信到世界各地走走就能獲得拯救……在出發前這一段時間裏，他回到太太那兒去「避難」。（如她所說）

他到拉何誰勒去。有人拿一種帆船的圖樣給他看。這種帆船船身小，但足可挺身於大海。他的夢就要實現了。然而造船費要兩百三十萬舊法郎。他父親拒絕給他這筆費用。傑克還是要出去旅行，不惜任何代價，並要從他所過的無意義的生活中跳脫出來。他家人的生活也無意義，雖然和他的不同。他覺得無法再忍受這種生活，逃離它的念頭不斷地糾纏著他。他只夢想著要這條船。夢想終於變成固定的念頭，很快地引導他走向這悲劇的暴行。他和兩個跟他一樣的不法之徒共同謀劃。這兩個軟弱的同謀半途而廢，沒有遂行計劃，而在審判時被釋放，沒有判刑。

這就是這個十足的無法適應社會的人的悲劇

無法適應社會的人？這種說法太容易了。」一般人會這樣想。其實，這種說法的確很容易，但事實是非常複雜的。這事件剛發生後不久，有個認識傑克·費師的人談起

他，說：「我的媳婦和傑克費師很熟，他們從小就是朋友。這是個親切、拘謹的男孩子，有點內向，但很和氣。她很奇怪他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他的父母，您認不認識？」

「他們很不好。爸爸懦弱又愛譏誚。媽媽很脆弱。這又是一個孩子替成人受罪的例子。」

第三章 彼埃黑特眼中的傑克·費師

在他丈夫成爲罪犯這血腥的一天晚上，彼埃黑特在巴黎一家咖啡店等他。但出現在她面前的卻是警察，他們直截了當地叫她跟他們走。她照做了，却不知道爲什麼。忽然，在她前面兩步，出現一個被綁著手銬滿臉染血的人。（我們可以猜出爲什麼及被誰）這人竟是她的丈夫！

彼埃黑特然後被訊問，被追查，從晚上八時到凌晨三時，却無法知道她爲什麼被收押。這真是不可思議，不是嗎？

第二天下午，終於，她被交給一個有人性的警察。她向他要了一份報紙。由第一版的大標題她知道她丈夫是個殺人犯。

當攝影記者一窩蜂地衝進來時，這位警察又動了惻隱之心。他把費師太太捲在他的斗篷裏，掩蓋了她痛苦的面容。

馬爾塞勒·歐克雷太太和彼埃黑特很熟，寫道：「她沒有一秒鐘想否定她的丈夫。」

這是一個忠實的太太，那麼單純，那麼莊重，那麼勇敢。」

彼埃黑特說：「我們的生活很困難，但我們相處得十分好。傑克退伍後，很勇敢地開始工作。他對煤炭很有興趣，然而從礦物學的觀點。（他岳父做的即是煤炭事業，他曾經在那兒工作過）。然後，反猶太問題（註一）發生了，爭吵開始了，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壞……」

「傑克能怎麼做呢？我們的父母在我們頭上互相衝突，我毫無辦法。」

彼埃黑特寬恕了她的丈夫，寬恕到告訴小維侯尼克「爸爸旅行去了」的地步。

「如果我認為她爸爸毫無價值，教她愛他，我會有罪惡感……」

「傑克並不壞，他的本性是好的。如果他從來不懂辨別是非，那是因為從來不曾有人在這方面幫助過他。十四歲開始，他變得很孤僻，那一年他長高了三十公分……那時候，該有個人照料他，看顧他的……但他只被丟在一旁。他母親很不快樂，他父母分居。他父親迷失在『宇宙性』的思考裏：『一個人的生命，算得了什麼？……』——『女人是什麼呢？一張草席罷了……』他父親對費師的行爲，應負很重的責任。」

「我的小維侯尼克很柔，感情很豐富，而且像她父親一樣，很內向。從她知道傑

克童年的情形……也許他是爲了逃離跟他一起生活的人而來找我。他熱愛旅行、地理學和礦物學。他並不是游手好閒的人，我看過他發憤工作；他很有研究的慾望，這慾望如果好好引導，應是很具建設性的。他總是想辦法克服一些很大的障礙……說他不努力而見難則退，是不對的。

「傑克是一個很自愛的男孩子。二十七年來，他只任在不良社會裏混過兩個月，卽在他瘋狂的行爲前的兩個月。他好像想墮落到不能自拔的地步。他老是覺得失敗一直跟著他。他受不了了……我感到悲劇快要來臨。他變得跟從前不同……當他來我這兒避難，我們重拾共同生活時，他只和我講船的事……我當時以爲這是爲了不讓我知道他在外面的胡來。一直到那時候，他都是一個忠實的丈夫……我無法看出糾纏著他的這條船的意思，竟會成爲悲劇性的。」

「判決之後，叫我吃驚的，是他表現的出奇的平靜。他不相信死刑是可能的，但他還是接受了。他只說：『我希望他們不會真的這麼做……』他寄給我一些溫柔、感人的信。信中常忽然飛來一筆，寫些好笑的事：『我走路的样子像一隻帶著鎖鍊的熊……』我看信的開頭是哭，然後是笑，再底下這信就變得叫人哭笑不得了。在一封嚴肅、深思

過的信的末了，他會寫些例如這樣的話：『到底，維侯尼克有一個奇怪的爸爸。』他還給我寫道：『我很高興知道維侯尼克臉色極好，以及她拿著花迎接妳回家。她是否還有時談起她爸爸——那個她在中午時耐心等待著回家吃飯的人？……她又溫柔又好。然而有什麼辦法呢？二十歲是沒有能力做父親的！還有些人一生都沒有能力做……』

「關於他母親，他給我寫道：『她是天生的母親，我甚至要說是動物本能的母親。她願為孩子做任何事，但她不知道該怎麼做。她不會了解別人，也不會讓別人了解。她從不講較深的精神方面的問題，因為她害羞……我們之間常介有一些視規，就是由缺乏親密的聯繫所引起的……對所有的小孩而言，她是個頂好的母親，正因為他們只需要照顧和微笑……』」

「對我，他寫道：『……可憐的寶貝，我從來不曾好好寵過妳。你知道現在我想做什麼嗎？就是送給妳一個妳會喜歡的東西：一隻你可以隨時帶在腕上的古代的銀鐲子。但在這兒有點難辦到，總之我許諾你，等一有辦法，我就送給妳，好嗎？我的愛，不要再悲傷，永遠不，也不要失望，我非常愛妳，我會證明給妳看的……』」

上面的文字，反應了一個年青女子的意見。她真摯地愛她丈夫，並受到跟她有關的